

把戏演完，从此每逢演剧队演出，黄永裕除了画布景和宣传海报外，就只能帮忙拉大幕，时常可以在台侧观看殷振家的精彩演出。除了演出、排练，生活中的两人最喜欢读书，读得既多又杂，常常讨论起来没完没了，许多见解还往往不谋而合，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知音之感。别看黄永裕年纪小，12岁就离开湖南家乡的他多年来辗转福建、江西等地，一路上见闻趣事颇多，每每说起，常常令喜爱听故事的殷振家惊喜不已。

某天，已经担任指导员的殷振家得知有人要整黄永裕，立即通风报信，并且把仅有的零钱塞给黄永裕作盘缠。从此，两人天涯海角，杳无音信。

1949年后，殷振家担任艺术院校教师。尽管生活安定，但是这段与蒋经国共事的“历史问题”，成了他的政治包袱。在最困难时候，当时在演剧十队的战友杨华生伸出了援助之手，热情邀请他参加大公滑稽剧团（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前身）工作。殷振家深感知遇之恩，改名“殷迅”，潜心从事编导工作，在滑稽戏从幕表制到编导制的实践中，成为一位卓有成效的先行者。

几十年过去，殷振家未曾忘记黄永裕，黄永裕也在寻找殷振家。其实，正如殷振家遇到杨华生之后改名“殷迅”一样，黄永裕遇到表叔沈从文后，也改名“黄永玉”，还成为中央美院版画系最年轻的教授，一套《阿诗玛》插图，更是让他成为全国有名的大画家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久居香港的黄永玉来到上海拜访前辈张乐平先生，闲谈之中吐露心声：“黄某不



上图：黄永玉画殷振家。

忘殷振家兄。”张乐平笑着回答：“他就住在附近，已改名殷迅。”

就这样，分别近半个世纪，两个老头终于见面了。见到昔日的大大哥晚年生活并不富裕，夫人还生着病，生计颇为艰辛，已是“一纸千金”的黄老头有意接济殷老头，

下图：黄永玉作品《木刻生涯》。



殷老头得知后，回答得掷地有声：“你是大画家，不弃殷某，幸也，钱财来往，俗也。”于是，黄老头说：“那我每年给您画几张画，请老兄笑纳。你有钱花时，这画就挂在墙上看看，万一缺钱，就把画卖了换酒吃。”之后，黄老头果不食言，画了不少画送给殷老头。殷老头拿到后，淡然处之，从不炫耀，只是把画放在手头欣赏。

新世纪伊始，殷老头患上癌症，急需医药费，只得悄悄把好友相赠的画换钱买药，但一辈子粪土金银的他从没有“坐地起价”，谁喜欢就可以买，至于价格，绝不计较。有人提醒他：“告诉黄永玉，他现在有钱，让他帮助你。”殷老头听了勃然大怒：“谁敢去告诉他，老子我当场跳楼。”殷老头私下对我说：“命也如此，晚年能再与永玉相逢，足堪快慰，我与他一生知己，又何必为了这点病让老友为我担心？”此时，正在香港开画的黄老头知道殷老头的病情后，立即托人买了只手机送去医院，他在电话里告诉殷老头：“老兄，千万不要死，无论如何，等我回来！你的病我一定管！”殷老头听罢热泪盈眶：“我听你的，我争取等到你回来……才死……”

2001年9月，殷老头逝世，享年82岁。不顾酷暑，时年77岁的黄老头专程赶来上海参加追悼会，他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，满面悲切，朝老友的遗体深深三鞠躬。殷老头的儿子向他道谢，黄老头才开口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永远不忘殷振家兄。”言毕，转身直奔机场。古人摔琴谢知音，当今世间重晚晴，两位“比我老的老头”君子相交，一生莫逆的故事，令在场人士无不动容。■